

蒋之奇潇湘摩崖石刻考释三题

陈安民, 周 欣

摘 要: 文章以新近发现的蒋之奇阳华岩摩崖题刻为线索, 辑考其被贬道州后的行迹, 从中勾稽汇辑有关史料, “辑佚”其被贬道州后的行迹资料。同时, 文章对照石刻, 与方志、诗文著录进行“双向校证”, 考察文本异同及其所隐含的官场争论。文章以潇湘摩崖石刻为例, 全面展现蒋之奇与文人群体的交往、心态变化, “还原”北宋文人崇慕自然山水的盛况。

关键词: 蒋之奇; 阳华岩; 寒亭暖谷; 九疑山; 元结; 沈绅

作者简介: 陈安民, 湖南科技学院教务处讲师; 周欣,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秘书长。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清徐旭旦《九疑山志》整理与研究”(XSP18YBZ162)。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9.05.010

宋大学士蒋之奇(1031—1104), 是活跃于北宋文人群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治平年间寓居潇湘, 其仕宦经历有许多独特之处。《宋史》云:“蒋之奇, 字颖叔, 常州宜兴人。以伯父枢密直学士堂荫得官。擢进士第, 中《春秋三传》科, 至太常博士; 又举贤良方正, 试六论中选, 及对策失书问目, 报罢。英宗览而善之, 擢监察御史。神宗立, 转殿中侍御史, 上谨始五事。”^{[1]10915}蒋之奇历任福建转运判官, 江西、河北、陕西副使, 河北都转运使等职。为政期间, 蒋之奇处事干练, 多为百姓谋虑, 治理漕运, 修十贤祠, 受到百姓普遍称赞。《蒋之奇天章阁待制知潭州敕》亦谓:“蒋之奇少以异材, 辅之博学。艺于从政, 敏而有功。使之治剧于一方, 固当坐啸以终日。勿谓湖湘之远, 在余庭户之间。务安斯民, 以称朕意。”^[2]所著有《孟子解》六卷、《荆溪前后集》八十九卷等百余卷, 文集早佚。据《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记载, 今存《蒋颖叔集》二卷、《三径集》一卷、《蒋之翰蒋之奇遗稿》一卷。

然则, 关于蒋之奇的诸多史迹, 充斥着诸多谜团, 其生平亦有不少误判。本文以阳华岩、寒亭暖谷、九疑山等地存有的摩崖石刻真迹为线索, 梳理蒋之奇的人生经历、社会交往, 展现文人兴趣与时代思潮、政治身份与题咏刻石的双重互动关系, 展现其在北宋文化史上的典范意义。

一、文人雅趣与蒋之奇阳华岩摩崖石刻

近日, 笔者于湖湘区域江华瑶族自治县阳华岩搜访到蒋之奇摩崖石刻一则。由于岁月久远, 渤损严重, 且该题刻尚未引起学界关注, 孤悬洞壁, 倚斜疏散, 能够清晰辨识的文字只有一部

分,亦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经整理,兹录如下:

阳华岩,江华胜纪之地也。元结次山为之作铭,瞿令问书之,刻石在焉。自□□以还,不遇真赏者二百年于今矣。之奇自御史得罪,贬道州,是冬来游,爱而不忍去,遂铭于石间。

阳华岩位于湖南永州江华竹元寨乡回山。唐代元结两次出任道州刺使期间,曾在此作铭刻岩。《(道光)永州府志》载:“江华复岭重冈,地远而险,其山之秀异者,自古称阳华岩。”^{[3]220}《(同治)江华县志》载:“阳华岩,在县东南十里。山势向阳,清迥高朗,中有石磬,下有寒泉。唐元结守道州时作铭,属邑合瞿令问书之,刻崖石,世称名迹,八景之一。”^[4]元结任职之暇,以新奇的目光发现潇湘奇石泉壑之美,经常寻觅当地溪岩之胜。例如,他在《阳华岩》中,特别称赞道:“岩当阳端,故以阳华名之。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嘉者,未有也。”^{[3]220}元结发挥其文学特长,通过“刻石铭记”的方式,打造了自己“独有”的山水文化烙印,相继作“十九铭一颂”^[5],由此引发了后世文人墨客相继“跟帖”,抒发自己对潇湘山水之乐的体悟。

蒋之奇即是以文人怀仰圣贤的情怀,突出了阳华岩“爱而不忍去”之人文景象。而从石刻中“贬道州,是冬来游”来看,蒋之奇应该是刚来道州,事实上,这恰与《宋史》中“蒋之奇”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初,之奇为欧阳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诣修盛言濮议之善,以得御史。复惧不为众所容,因修妻弟恭薛良孺得罪怨修,诬修及妇吴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书,问状无实,贬监道州酒税,仍榜朝堂。至州,上表哀谢,神宗怜其有母,改监宣州税。”^{[1]10915}“濮议之善”即英宗生父濮安懿王尊号“皇伯”、“皇考”的争议。蒋之奇凭借在该事件中的良好表现,得到欧阳修的举荐,“以得御史”。又因宋神宗即位,“诬修及妇吴氏事”,即诬告欧阳修与长媳吴氏案,“问状无实”,遭到弹劾,被贬为“道州酒税”。

在遭遇“贬监道州酒税”的政治危机之后,蒋之奇似乎不再将人生目标聚焦于政治,更多的是在所管辖的区域,游山玩水,吟诗作赋,追寻元结遗轨。从形式上看,“元结次山为之作铭,瞿令问书之,刻石在焉”,因为元结作铭,瞿令问的山水之乐,阳华岩崭绝清奇的地貌特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促成了他到阳华岩怀仰圣贤,涵泳性情,故刻石其间。但从实际内容上说,他通过描绘自然风光,书写远离尘嚣的宁静,借物言志,抒发情怀,“不遇真赏者二百年于今矣”,其实寓有对得不到“真赏者”任用的失落,以及被贬后的“愤懑”和对自身处境的“忧愁”。

饶有意味的是,与蒋之奇同时代的北宋文人,诸如周敦颐、沈绅等文人,也是如此。他们陶醉于自然山水,赋予景观以人文属性,蔚成风气。由此,“浴风舞雩”的精神气象被推向新的高潮,“自然之乐”演变为宋代儒家文人雅趣的一个特点。而“跟帖”元结亦成为纵贯唐宋知识阶层的公共话题,构成了潇湘独有的层累文化景观。这一线索,大规模地补辑了蒋之奇在潇湘的行迹。

二、《暖谷诗并序》的作者考辨

在距离阳华岩不远之处,有寒亭暖谷,元结以《寒亭记》“发帖”,称赞道:“今大暑登之,疑天时将寒。炎蒸之地,清凉可安,合命之曰寒亭。”蒋之奇紧随元结,“跟贴”作《暖谷铭并

序》。然而,经考察,寒亭暖谷现存摩崖石刻不仅有蒋之奇《暖谷铭并序》,旁边还有一则蒋祺《暖谷诗并序》摩崖石刻。问题在于,《暖谷诗并序》是否为蒋之奇所作?蒋之奇是否因政治风波改名为“蒋祺”,蒋祺与蒋之奇是否系同一人?

对照方志史料,《暖谷诗并序》既刻之于石,也载之于籍,多可与传世史籍相互印证。因石刻模糊不可辨,现以《(道光)永州府志》为底本,逐录如下:

寒亭,本唐元结、瞿令问所构。宋治平中,成纪李伯英始得此大小二洞,蒋之奇为作铭,之奇从祖蒋祺,时为令,又纪以诗。

邑南山水秀且清,天地坏冶陶精灵。有唐刺史昔行县,访得洞穴有寒亭。屈指于今几百载,磨崖字字何纵横。相随栈道倚空险,来者无不毛发惊。我来三载迷簿牍,有时一到泻余情。娱宾烹茶遽回首,孰知亭侧藏岩扃。成纪同僚到官始,居然心匠多经营。乃知物理会有数。天温泰谷原作□,天通寒因人成。鸠工畚筑忽累日,旷然疏达开光明。初疑二帝凿混沌,虚空之上罗日星。又若希夷擘华岳,暖谷之响轰雷霆。大岩既辟子岩出,岩中之景奇旦冥。门外春风刮人面,其中安若温如蒸。累垂石乳如刻削,周环峭壁无欹倾。旧梯既去小人险,新径知易君子平。临流地广又方丈,垒石经宇为轩楹。嗟吁土石仙山古,无情一旦逢时荣。方今出震成大器,鼎新基构清寰瀛。我愿天下无冻馁,有如此谷安生灵。不须吹律而后暖,千古宜以此为名。^{[3]222}

“秀且清”、“陶精灵”、“倚空险”等词不仅生动描写了寒亭暖谷的奇异景象,对偶工整,辞采绚丽,而且由景到岩,由岩至人,记述“娱宾烹茶”、“多经营”的生活态度,最后归结到对“我愿天下无冻馁,有如此谷安生灵”的政治期望,连绵相连,脉络条贯,足以体现作者的独具匠心。

值得注意的是,《暖谷诗并序》在刻石与典籍之间,迥然异趣。笔者搜罗《湖南金石志》、《(同治)江华县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石刻进行校考,排比异同,以求深化解读:

(1)《湖南金石志》作“延陵林咏书”、“太常博士知周事蒋祺”;石刻作“《暖谷诗并序》”、“太常博士知县事蒋祺”,未见“延陵林咏书”五字;《八琼室金石补正》作“太常博士知周事蒋祺”。

(2)首段: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撰有:“夫古之人不偶于时,则肆意于山水间,以至放言遣□,往往皆见其志,元次山有之矣。及其忘也,几百年所存者,惟寒亭云。来者以其有磨崖之志可验,余莫能知之。丁未治平之孟春,邑尉成纪李君到官。始逾月,登亭西,相土石得岩穴,命剏之,前得地方丈,又剏之,后得周环数尺,至于跂行燕坐者,不知可几人,规维相通,皆可爱者,虽户外峭寒,其中莫能知,燠如也。岩成,李君请余名,余命之曰‘暖谷’,遂作诗云尔。”其他版本未见。

(3)“邑南山水秀且清”:石刻、《湖南金石志》、《江华县志》、《八琼室金石补正》“邑”作“县”。

(4)“天地坏冶陶精灵”:《湖南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作“天地坏冶陶精英”,《江华县志》作“天地胚胎陶精灵”。

(5)“访得洞穴有寒亭”:《湖南金石志》、《江华县志》“有寒亭”作“为寒亭”。

(6)“我来三载迷簿牍”:石刻、《八琼室金石补正》“来”作“此”、“簿牍”作“簿领”;《江华县志》作“我来二载迷簿牍”。

(7)“天温黍谷原作□”:《湖南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无此句,《江华县志》作“天温黍谷因人成”。

(8)“天通寒因人成”:《湖南金石志》“天通”前有“繫”字,《八琼室金石补正》“寒”作“塞”。

(9)“又若希夷肇华岳”:石刻、《湖南金石志》、《江华县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希夷”作“巨灵”。

(10)“暖谷之响轰雷霆”:《湖南金石志》、《江华县志》“暖谷”作“溪谷”。

(11)“岩中之景奇且冥”:《湖南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岩”作“壺”,“奇且冥”作“真其□”;《江华县志》作“真且冥”。

(12)“临流地广又方丈”:《湖南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作“临流又广□方丈”,《江华县志》作“临流又广地方丈”。

这四种说法并存,错综为文,颇有趣味:首先,此题刻既未刻明具体年月,亦不署官位,且石刻未曾打磨,凸凹不平,隐约难辨,因此对首段序言部分进行了较大“瘦身”,体现出宋时湖湘学人对此摩崖石刻并不重视,也反映出该宋碑流行不广。其次,从字形方面来看,例如“我来三载迷簿牒”之“三载”误为“二载”,只是形近讹误或不谙生平。当然,除了容易发生文字讹误之外,还有篇章残缺不全的现象,如“天通寒因人成”等。再次,以时代风气来说,后世文士着意好奇,追求语式新奇,则涉及文学创作中字词句法的修辞问题,也涉及文学风格的转变等问题,诸如“县南”作“邑南”、“几百祀”作“几百载”、“巨灵”作“希夷”等,源于在收入文集时,对行文有所斟酌润色。

问题在于,蒋祺的生平系年据何考证?《(道光)永州府志》等记载:“之奇从祖蒋祺”,“祺族侄之奇”。从表面上看,蒋祺与蒋之奇姓名仅有一字之别,然辈分亦相差二代,“蒋祺”是否为蒋之奇因政治风波所更之名?此事攸关二人的身份,有待进一步考证。

简要回顾《暖谷诗并序》的各种版本,笔者发现,此碑在宋元时期不见文人提及,亦不见于金石学著作,来历不明。据《(隆庆)永州府志》载:“暖谷,在县东,寒亭之侧。宋治平守县尉李伯英、刘北得之,邑太守蒋祺命名,□文阁侍刺蒋之奇作铭。”^[6]“又祺族侄之奇,有铭并序。永泰中,元次山为道州刺史,巡停江华,登县南之亭,爱其水石之胜,当暑而寒,遂命之。”^[4]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载:“《暖谷题刻五段》,蒋祺诗,治平四年。蒋之奇铭,治平四年十月十七日。”^[7]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蒋祺诗并序,正书,无年月,考在治平间。蒋之奇铭并序,正书,治平丁未十月十七日。以上二种,疑皆后人重刻。”^[8]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暖谷题刻两段》,在湖南江华。蒋祺诗,林咏正书,丁未治平之孟春。蒋之奇铭,李宏正书,治平丁未十月十七日。”^[9]

笔者综合蒋祺的传记资料,主要归纳出以下三点:第一,蒋之奇于治平四年(1067年)在潇湘境内多有刻石。联系“贬监道州酒税”的时代背景来看,其弹劾恩人欧阳修之举实属不当。迫于政治原因或出于某种心理顾忌,生活在道州的蒋之奇,内心无疑充满落魄失意之感。而且,治平四年前后,欧阳修反复请求罢免蒋之奇职位,先后上奏《再乞根究蒋之弹疏札子》、《又乞罢任根究蒋之奇言事札子》、《乞诘问蒋之奇言事札子》、《再乞诘问蒋之奇言事札子》、《封进批出蒋之奇文字札子》、《乞辩明蒋之奇言事札子》、《再乞辩明蒋之奇言事札子》等,势必在政治上将其置于死地,使蒋之奇的处境愈发艰难。蒋之奇既不能逃脱欧阳修的责难,也不能避免时人责其

“小人”的讥讽,为尽力避免卷入斗争的漩涡,不得不时时警惕,小心翼翼,隐姓埋名,处于半蛰伏状态。此外,据杜维沫、陈新选注《欧阳修文选》载:“(治平四年)三月,降彭思永知黄州,蒋之奇监道州酒税”^[10],“治平四年,转殿中侍御史、二月朔日劾欧阳修,贬监道州酒税”^[11]。如果该选注的时间可信,那么欧阳修治平四年二月所奏《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臣近因误于布衣下服紫袄,为御史所弹。臣即时于私第待罪,蒙圣恩差中使传宣,召入中书供职。今窃闻蒋之奇再有文字,诬臣以家私事”^[12],从字面意义理解“蒋之奇再有文字”之“再”,即为多次,也就是说欧阳修上奏弹劾并不始于治平四年二月,而蒋之奇被贬道州应当在治平四年二月以前。

第二,蒋祺“治平二年(1065年)以太常博士知江华县”。关于蒋祺的传记资料,目前主要见于《全宋诗》、《唐宋人寓湘诗文集》等。《全宋诗》载:“蒋祺,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任江阴军签判(明嘉靖《江阴县志》卷一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以太常博士知江华县(《金石补正》卷一零三)。”^[13]《全宋诗》收录了蒋祺《暖谷诗并序》、《又成五言律诗三首》等诗文,清代李瀚章编《(光绪)湖南通志》又据此收入二诗。近年湖湘文库编辑的《唐宋人寓湘诗文集》照录《全宋文》的四首诗文,其中蒋祺的生平介绍为:“蒋祺,生平不详,治平(1064—1067)年间任江华知县”^{[14]1027}。

第三,蒋祺与蒋之奇署衔不符。蒋之奇为道州酒税,系监酒税官省称,为监当官;又,《宋史·职官四》:“博士,掌讲定五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于法应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有祠事,则监视仪物,掌凡赞导之事”^{[1]3884},“监酒税官”与“太常博士知(江华)县事”不符。这是否意味着,蒋之奇在政坛遭遇排挤后,因族叔蒋祺知江华县事,故请求至江华道州一带为官。

以此而言,《暖谷诗并序》应为“蒋祺”所作。《湖南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有载:“《嘉庆通志》:‘琪,治平闲邑令。诗见《江华县(郑)志》。’按:蒋琪,疑即蒋之奇。《暖谷序》所谓县宰,吾族叔祖其人也。《金石补正》,廿四行,正书。祺,《省府志》误作琪。职官内亦同,无刻石年月,当在暖谷铭之前。《序》云:‘丁未治平之孟春。’《诗》云:‘我此三载迷簿领’,是蒋祺以治平二年之江华任也。《序》又云:‘邑尉□□李君者,伯英也,而《官志》均以为邑令,恐误。岂后来迁转□□,其前之曾为尉耶?’”^{[14]5466}源于“族叔”的亲属关系,触景生情,作诗以寄怀,在《暖谷诗并序》旁刻《暖谷铭并序》,并署名“蒋之奇颖叔”。

三、蒋之奇潇湘流域交游事迹举隅

又据《湖南金石志》^{[15]5456-5465}载,蒋之奇在舜帝归葬之处的九疑山,存有四条题名:

(1) 宋九疑山“无为洞”三字。《九疑山志》:“治平四年,沈绅、蒋之奇游此,取元次山‘无为洞天’四字,正其体,篆刻诸岩窞,而纪于石。”

(2) 宋蒋之奇《碧虚岩铭》:“潇水之阳,九疑之□。清池涵镜,乱峰插□。庙临溪□,寺在山□。谁其爱之,义兴颖叔。”

《金石补正·永志》:“蒋之奇上多‘义兴’二字,石木所无铭,词前三行末石已缺损。《永志》,有‘谷笏麓’三字,当是据旧志补入。后款六行为郑安祖题刻磨去,《永志》遗之。首行尚

存之,字六行存,治□□午字,盖即之奇所书时为治平甲午也。《志》别载有蒋之奇九疑山题名,疑即是刻。”

(3) 宋蒋之奇“九疑山”题名。《九疑山志》:“在紫虚洞。”

(4) 宋蒋之奇《赠黄冠何仲涓诗》。《九疑山志》:“在舜祠右石壁。”

无为洞原名碧虚岩,元结来游,作《无为洞口诗》:“无为洞口春水满,无为洞旁春云白。爱此踟蹰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值得一提的是,“衣冠客”即是指为官者,表达了元结追慕自然山水,无心仕宦富贵的心态。

蒋之奇效仿元结,在九疑山题石作铭,表达了对无为洞自然景观的喜爱。其中,《碧虚岩铭》为四言韵文,自然清新,记录了碧虚岩及周边的人文景观。“庙临溪□,寺在山□”,无为洞旁的寺庙,暗示了蒋之奇有归隐山林的想法。有意思的是,蒋之奇在九疑山还作有《赠黄冠何仲涓诗》。《九疑山志》载:“何仲涓,宋郡人。游庐山,得炼丹之术,归隐何侯仙室。”^[16]“何仲涓,别号黄冠师,宋时人。尝游庐山,得辟谷之法,归隐九疑何侯仙室,老而颜壮齿坚。熙宁时,蒋之奇赠之以诗,刻舜祠。”^[17]虽该诗刻已佚,但何仲涓为仙释人物,蒋之奇寻僧访道,并为其题诗作跋,也反映出蒋氏对淡泊生活的向往。

《碧虚岩铭》下,有署款六行,可惜磨泐太重,仅存:“□之□奉□因□□登九疑□为□□无为洞□□石室遂□□福寺憩□兹□勒铭□□治□□午。”如果说,《碧虚岩铭》的题刻时间为“治□□午”(《金石补正》考订为“治平丙午”,但经检索,治平年间无此纪年,疑为“甲午”,即治平三年),那么,这意味着蒋之奇初到永州的时间为治平甲午。与之同行的沈绅,“字公仪,会稽人。宝元元年进士,治平四年以尚书屯田郎中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18]。《全宋诗》收录了沈绅《和孔司封题蓬莱阁》一文,题目中的孔司封即孔文仲,孔氏反对王安石变法,曾撰有《(周敦颐)祭文》。在此,笔者无意于关注党争是非,但由此亦可说明沈绅的生活方式与周敦颐等人声气相通,以脱俗飘逸作为理想,在公务之余,寄情山水,留下诸多题咏。

与《碧虚岩铭》相唱和,沈绅作《无为洞铭》:“南行江华,出游九疑。恭欵有虞,乃登无为。庄严佛宫,清泠玉池。兹余盘桓,白云相随。□□沈绅,皇宋治平四年十月十七日,□□□□岩归时,蒋颖叔(下缺)。”^{[3]1149}根据这篇铭文的语境,沈绅等人应当是前往阳华岩途中,在九疑山有短暂停留。这与蒋之奇《暖谷铭》“治平四年十月十七日”,在时间上刚好一致。可见,蒋之奇与沈绅具有喜爱山水的同志趣,交游经历可基本重合。这似乎与蒋之奇被贬谪后,远离官场的烦恼与名利,沉迷“自然之乐”不无关系。例如,蒋之奇作《暖谷诗》、《暖谷铭》、《寒岩铭》,沈绅亦作《寒亭诗》,在寒亭暖谷相互酬唱,密切互动,还共同游历奇兽岩:

奇兽之岩,镶怪诡异。元公次山,昔所未至。我陪公仪,游息于此。斯岩之著,自我而始。勒铭石壁,将告来世。治平丁未同沈公仪游。^[4]

奇兽岩又名狮子岩,与寒亭暖谷仅一山之隔,因洞口大石状似狻猊,故名之,徐霞客称“此景三湘绝有”。然奇兽岩诗刻为南宋邑令张鼐于端平三年(1236年)重刻:“唯蒋颖叔,文高节奇。正名兹岩,作为铭诗。彼何人斯,大字覆之。来游来嗟,其孰与稽。端平丙申,邑令张鼐,思永厥传。刻此崖际,俾冰壶孙,李焯古隶。凡百君子,爱而勿替。”^[4]据石刻所载的“文高节奇”,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当地人对蒋之奇的评价。

这类评价,在淡岩也有记载:“蒋之奇长歌最工”,“其游澹岩七古一首。又载:其游朝阳岩

七古一首。王弼州称:其工书有苏黄法,则此题句百余字,亦足贵也”^{[3]1155}。淡岩因修建厂房,填洞塞边,石刻大部分被毁。目前,笔者据《永州府志》补辑二则史料:一为熙宁元年(1068年)所作《题澹山岩》,云:“零陵水石天下闻,澹山之胜难具论”,尾署“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廿二日,蒋之奇字颖叔过此书。周甫、张吉刊”^{[3]1154}。笔者据《金石文编》、《金石补正》等考证,得之:“此诗不见姓名,而《金石萃编》及《县志》皆属之蒋之奇”,“此诗作于元年,诸家皆误为九年,潜研独不误其书,故征信而可贵也。宗氏云:悉从拓本补正”^{[15]5316}。

一为《澹山岩题名》,云:“澹山岩,零陵之绝境,盖非朝阳之比也。次山往来湘中为最熟,子厚居永十年为最久。二人者之于山水,未有闻而不观、观而不记者,而兹岩独无传焉,何也?岂当时隐而未发耶?……物之显晦固有时,何可知也?”^{[3]1155}从“物之显晦固有时,固可知也”而言,这是有着对蒋之奇仕途命运的暗示呢?实际上,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重用王安石,蒋之奇支持新政,与欧阳修等旧党纷争不断,整个政治态势发生了转变。此处“物之显晦”,与其说是对淡岩景观的描述,还不如说是对新旧二党政治风波,以及蒋之奇自身或显或晦人生经历的写照。尽管此方石刻未注明刻石年月,但时过境迁,蒋之奇此时的心态与其仕途遇挫、初至道州时的心态已是不同。当年,“之奇自御史得罪,贬道州,是冬来游,爱而不忍去,遂铭于石间”,希望远离世俗尘埃,游山玩水;而现在,蒋之奇从对阳华岩、九疑山等地自然景观的描述,转向元结、柳宗元“当时隐而未发”,指出元结等人并非不知澹岩风景“天下稀”,只是由于某些缘故没有题铭作跋罢了。蒋之奇借此含蓄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感,即由于仕宦关系紧张,被贬谪至古来流寓之所的潇湘,不得不“隐而未发”,但“物之显晦固有时”,自己尚未对仕途心怀厌倦,即将重出江湖。由此,蒋之奇行事谨小慎微的特点,可见一斑。

事实上,蒋之奇追随元结、柳宗元等先贤踪迹,殆有深意。除阳华岩、寒亭暖谷、无为洞等刻石外,目前朝阳岩还留有蒋之奇等人游历的石刻:“鞠拯、项随、安瑜、巩固、李忠辅、蒋之奇,治平四年丁未秋九月,游朝阳岩。”^{[3]1146}究其原因,一方面,从政之途的困挫,政治上岌岌可危的境地,促使他在政治领域之外,雅好山林风水,开拓生命理想,缓解精神压力,自然成为精神生命存在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道光)永州府志》所评,“蒋之奇、邢恕自外于君子,旦与常立钟传皆谪郡,属无善政可纪,又不合流寓之例,故第杂见《金石略》中”^{[3]891}。另一方面,刻意追随元结等名流人士,借用刻石发“朋友圈”的形式以求得朝中奥援,能为他在吸引文人墨客的基础上发挥影响,以期引起官方关注,从而为自己的政治晋升蓄势。从宋代文人风气的角度而言,蒋之奇的刻石确实引起了后世文人的关注,例如,《蒋之奇寒岩铭》,即为南宋时江华县令虞从龙所重刻。“治平丁未十月,陪沈绅公议游,蒋之奇颖叔作。右铭元刊于寒亭之上,年深字浅,几不可读。既新泉亭,得没字碑于岩左,意昔为斯铭设也,乃徙刻之,且以彰二公爱赏之志云。后治平一百二十有四载,邑尉西隆虞从龙、俾邑人李挺祖(下泐)……”^{[3]1148}治平一百二十四年即绍熙元年(1190年)。而《蒋之奇朝阳岩西亭诗》,也为元祐四年(1089年)宋代张绶所重刻。这意味着,蒋之奇题名刻石,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吟诗作赋,相反的,他刻意追寻元结,这应与他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特别是元结在淡岩没有留下任何遗迹之事,却被他认为是“岂当时隐而未发耶?”。换言之,借由当地名流的政治力量,凝聚不同的“山水之乐”的体验,展示自己的翰墨之才,能吸引更多文人墨客不断书写、塑造、衍生。而在这种传颂的互动关系中,蒋之奇在学界与政界的影响也会与日俱增。很显然,蒋之奇题咏刻石之举,不无“彰名求进”的嫌疑,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

综上考述,蒋之奇在道州的贬谪生涯,虽时间不长,却留下了不少金石文字,这些记载,构

成了追踪蒋之奇足迹、展现其“交友圈”的重要史料,亦成为后世文人群体“跟帖”潇湘人文景观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脱脱. 宋史 [M]. 刘浦江, 点校.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2] 吕祖谦. 宋文鉴: 上 [M] //任继愈. 中华传世文选.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389.
- [3] 吕恩湛. 宗绩辰. (道光) 永州府志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4] 刘华邦. (同治) 江华县志: 卷一 [M]. 清同治九年刻本.
- [5] 张京华. 元结与永州水石文化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 32 (2): 5-16.
- [6] 史朝富. (隆庆) 永州府志: 卷七 [M]. 明隆庆五年刻本.
- [7] 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 石刻史料新编·一般类: 第六册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4013.
- [8] 吴式芬. 金石汇目分编: 卷十五 [M]. 六府文藏.
- [9] 缪荃孙. 缪荃孙全集: 金石 5 [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4: 1006.
- [10] 欧阳修. 欧阳修文选 [M]. 杜维沫, 陈新, 选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352.
- [11] 刘冰莉. 唐宋义兴蒋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 [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6.
- [12] 欧阳修. 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 [M] //张春林. 欧阳修全集.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567.
- [13] 傅璇琮, 孙钦善, 倪其心, 等. 全宋诗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7071.
- [14] 黄仁生, 罗建伦. 唐宋人寓湘诗文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 [15] 郭嵩焘. 湖南金石志 [M] //李瀚章, 裕禄. (光绪) 湖南通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 [16] 蒋鐱. 九疑山志: 卷二 [M] //蒋鐱, 吴绳祖, 王开璋. 九疑山志 (二种). 梁颂成, 李花蕾,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30.
- [17] 吴绳祖. 九疑山志: 卷二 [M] //蒋鐱, 吴绳祖, 王开璋. 九疑山志 (二种). 梁颂成, 李花蕾, 校点.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138-139.
- [18] 陆心源. 宋诗纪事补遗: 卷十 [M]. 清光绪癸巳年刻本.

Trifold Textual Analyses of Jiang Zhiqi Xiaoxiang Cliff Inscriptions

Chen An'min, Zhou X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Jiang Zhiqi Yanghua Cliff inscriptions, it studies his tracks after being demoted to Daozhou, from which relevant historical evidence is collected, scattered writings about Jiang's tracks after demotion are gathered. Meanwhile, it makes a "double check" by comparing cliff inscriptions with local records, poetry and other writings. It examines the textu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the implied official debates. Using Xiaoxiang Cliff inscriptions as examples, it comprehensively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Jiang Zhiqi and the literati group and changes of his moods, and "brings to life" the remarkable admira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 by literati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words: Jiang Zhiqi; Yanghua Cliff; cool pavilion and warm valley; Jiuyi Mountain; Yuan Jie, Shen Shen

(收稿日期: 2019-03-22; 责任编辑: 陈鸿)